

聯副三種弦上生

石頭城下的冥思

白雲月

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
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

石頭城 劉禹錫

南京石頭城遺址位於清涼山麓，下臨長江，依山築城，形如險要，有「石城虎踞」之稱。公元二二九年東吳孫權建都建業，築石頭城，奠定了現代南京城的根基，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。

城牆下有一礫岩，色赭紅，常年因江水冲刷，風化剝落，凹凸不平，形似成了一張巨大的面具，南京人把這座城又稱為「鬼臉城」。這張巨臉型鬼臉，就和歷代冷冬的懸崖峭壁上，潮漲潮落，宋、齊、梁、陳，足足隱匿了十朝興亡——如果把太平天國和汪政權也算上的話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定都南京，可是只有九十天，國都就被北洋軍閥遷到北京去了。要等到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民國十二年打回南京，才又還都。然而十年後，南京却慘遭日本入屠城，三十萬軍民肝腦塗地，於是南京又被偽統治了八年。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，再還都，那真是一個舉國矚目的日子。

抗戰勝利

(24×25)

子，那時誰也沒有料到，不足三年，中共兵已渡江。國民政府在南京的時間不長，斷了後路，前後十四年，但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痕，紫金山上，~~新中國~~建國碑，早已深深的刻在這個千年古都的輿圖上，成為現代南京最偉岸的歷史標誌。還有一處，就是外灘法國梧桐了。南京國綠化，為人稱道。其實適逢中山陵新條道上，兩側的梧桐在民國時代早已栽下，而今樹已合抱，枝葉蔽天，猶如一條墨里相掩的綠蔭長廊。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。憂歡風雨，樹猶如此。

做為常生之宅的文化古都而言，南京珍貴，北京霸氣，南京含蓄，北京炫耀。而做為現代都市，南京巴魯是保存得比較完整的，人文與自然互不侵犯。上海變成了一個

大破落戶，北京却現代化得面目全非了。

我是民國三十七年冬天離開南京的，在中山碼頭上的船，滾滾長江，一別就是三十~~九~~年。一九八七年再回大陸，上海蘇杭，訪舊有之，更多的還是賞心樂事。可是重返故都，心情不同，火車才一進站，眼抵江山，已經感到滿目瘡痍，涼起來。

我到了南京舊居，大悲巷雍園園一號的房子，依然無恙，連附近的巷陌，比鄰的梅園園新村也沒多大的變動。有雍園一號的新主人是一位人大委員，恐怕已近八十高齡了，老先生十分客氣，請我進去用茶，還談了一些民國時代的往事。陪同的人告訴我，那一帶現住的都是高幹，梅園新村周恩來的舊居却改成了——對外開放的紀念館。

特地去参观了江東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。西郊江東門是當年大屠殺的殺戮場之一。紀念館是一九八五年興建的，設計別出心裁，像一座巨大的石礮墳場，色調灰白，十分悲肅。陳列室的櫥窗裡橫骨滿佈，都是江東門萬人坑挖掘出來受難者的遺骸。成千上百的骷髏頭上還有彈痕累累，景象極其恐怖，每每走過櫥窗每一個骷髏頭似乎都在無言吶喊，等待伸冤。如此銘記，日本政府竟仍和企圖篡改歷史。難道日人至今還不明瞭，除非他們誠心懺悔，他們的民族靈魂，將永無得到洗滌救贖的一日。

經過舊日的國府路，國民政府時期的公家機關外交部、經濟部都給冠上了人民的頭銜，連舊日的總統府也駐進了人民政協，國民大會堂就當然換成了人民大會堂了，

上面圓頂也早已插上了蔣介石的五星紅旗。我退到大會堂裡，拍下了一些照片。就在这个圓頂建築裡，民國三十七年四月間，在炮火中，第一屆國大代表選出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與副總統。當年的選舉是如此紛爭擾攘，而終於導致了中樞無可彌補的分裂。而今大會堂中一片靜悄，三千個座位都空在心裡，一瞬間，歷史重走了去旋地事的三十九年。

抗戰勝利，還都南京的那一年，我隨了父親登紫金山謁中山陵。春回大地，江山如畫。爬上那三百多级石階，是一種頂禮膜拜的朝聖經驗，即便是那樣幼小的年紀，也還體驗得到這都謁陵的莊嚴意義。三十九年後重登中山陵，又值暮春，那天細雨霏霏，天色陰霾，因為石足風滑，

一點一點，真是細如沙粒。踏到國父陵前，擡起頭，看到國父手書，天下為公四個大字，一陣悲痛，再也按捺不住，跪下幾十年海外飄零的遊人淚。想想國父當年締造民國的崇高理想，想想我們民國數十年坎坷顛簸的命運，面對着眼前那蟠龍踞一水中分的大好河山，怎不教人掩衽而涕下。

然而閩之三壘之石城作舊矗立在新裡，人世間數千年的風波輕折，在這座千年古城的歷史長河中，恐怕也不過是一個隨生隨滅的泡沫罷了。

No. 4

(24×25)